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②史明文界世

東近與及埃

譯編心中譯翻獅幼

世界文明史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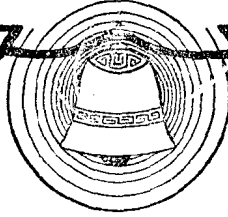
埃及與近東

(Our Oriental Heritage: The Near East, 1935)

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原著

幼獅翻譯中心編譯

000
N2
30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滬三版

印度概況

全一册 定價國幣六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吳秉常	編著者	金念祖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89)

再版的話

我們絕對未想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的四冊譯本，剛出版不到一個月，就需要再版了。雖然在時間上來說很匆促，但是我們還是把能夠發現的錯誤都一一予以改正過來。我們更感謝不少讀者先生的愛護，他們將所見到的錯誤，都立即來信告訴我們，使我們及時得以改正。因此，我們可以負責的說一句：再版比第一版的錯誤要少得多。而且只要讀者先生們都能這樣的不吝指教，我們也相信每再版一次，都會有一次的改進，匯集讀者先生的智慧，則我們的譯本不難做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因此，我們仍竭誠歡迎讀者先生繼續給我們的指正。

張身華 謹誌六十二年八月

譯序

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的「文明史」(Story of Civilization)，真可說是史學上一大巨構，全部有十大卷，十六開本，總共達一萬頁以上。每頁以千字計算，也超過一千萬言。第一卷出版於一九三五年，第十卷完成於一九六七年，前後達卅二年之久。而第一卷的完成，據杜蘭自己說，花了八年的時間，則杜蘭爲寫這一部書前後總共耗去了四十年的光陰。這與司馬氏父子之著史記，班氏父子著漢書，可謂先後輝映，中西媲美。

杜蘭這部巨構全部完成時，也正是幼獅翻譯中心醞釀成立之日。當時有好幾位歷史學者即建議我們翻譯此書，唯在成立之初，信譽未立，即從事此種大部頭書之逐譯工作，恐招好大喜功之譏，並將視之爲冒失行爲。故我們雖有此野心，卻未敢嘗試。迨民國五十九年底，也就是幼獅翻譯中心成立二年後，我們先後出版了近五十冊的譯著。由於我們工作認真，從譯校到印裝，都不敢稍事疏忽，幸無大謬，而且還薄獲學界好評，尤其是譯者及大專同學，多有鼓勵之言與溢美之詞。因此，我們遂決定翻譯杜蘭此一巨著。當我們將此一計劃提出時，更令我們興奮的是：獲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宋時選先生的全力支持，概允倘公司財力薄弱不足支應時，總團部將撥專款補助完成。因此使我們

勇氣倍增，於是積極進行翻譯事宜。

翻譯工作由六十年初開始進行，參與翻譯工作者大多數為大學研究生及畢業未久的青年朋友。因此，我們不敢以名家來號召，但是我們認真的精神自信絕不遜於任何名家。例如：每一篇章完成之後，我們都要經過互相校正，有問題則集體討論，集體討論仍不能解決，則再質難於專家學者。倘問難於專家學者仍不能解決，工具參考書也無從查考時，我們則坦然承認不明其底蘊，決不作穿鑿附會之言。這裏，我們先將出版計劃略加說明如次。

杜蘭文明史，十大卷之名稱及內容先作介紹：

第一卷：我們東方的遺產

出版於一九三五年。亦即東方文明史，包括中國、日本、印度、埃及與近東各國，不過埃及與近東部分僅寫到亞歷山大之死為止。

第二卷：希臘的生活

出版於一九三九年。寫希臘史，以及近東——由亞歷山大死後至被羅馬征服為止的一段歷史。

第三卷：凱撒與基督

出版於一九四四年。所寫時代從羅馬開國至公元三二五年，即至君士坦丁大帝召開基督教會議為止。

第四卷：信仰的時代

出版於一九五〇年。所寫一段史實爲從君士坦丁大帝到但丁爲止，亦卽一般所謂中古史。時間是自三二五年至一三〇〇年。內容着重基督教、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教義與影響。

第五卷：文藝復興

出版於一九五三年。可謂是義大利一國之文明史，時間從一三〇四年到一五七六年間的兩百多年史實。

第六卷：宗教改革

出版於一九五七年。內容爲歐洲宗教革命的一段歷史，時間自一三〇〇年到一五六四年，也就是由魏克利夫 (Wyclif) 譯聖經爲英文開始，到蓋爾文 (Calvin) 倡導改革爲止。

第七卷：理性開始的時代

出版於一九六一年。這一部幾乎可以說是文化史，完全寫歐洲幾位大文學家 哲學家與科學家的思想，包括莎士比亞、培根、蒙太因、雪姆卜蘭特 (Rembrandt)、蓋利略、笛卡兒等。時間則自一五五八至一六四八爲止。

第八卷：路易十四的時代

出版於一九六三年。這是上一部之續篇，仍是寫對歷史著有影響的人物，包括：巴斯加 (Pascal)、木開兒 (Mokiere)、克倫威爾、彌爾頓、彼得大帝、牛頓與斯賓諾莎等。

時間則自一六四八年至一七一五年爲止。

第九卷：伏爾泰的時代

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內容是敘述從一七一五到一七五六年間西歐宗教與哲學衝突的情形。

第十卷：盧騷與法國大革命

出版於一九六七年。內容爲法國、英國、德國以及其它歐洲國家從一七五六年到一七八六年的歷史。

此外，杜蘭又撰寫約十萬言的「歷史的教訓」，算是結論，則出版於一九六八年。

杜蘭這部文明史，在我們東方人的眼光看起來，自不免有厚西薄東，厚今薄古之嫌。例如整個東方，只占十分之一的篇幅，上古中古部分一本書都是寫上千年至少也是上百年的史實，而寫到十八、十九世紀時，三五十年就是一巨冊了。其所以有這種情形，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乃由於文字的隔閡之故。因爲杜蘭既不諳東方語文，便無法採用直接資料，而東方史書譯成英文的極其有限，故實在也使他無從詳論。單以我們中國來說，史書就汗牛充棟，可能在裏面鑽一輩子還理不出個頭緒來，所以他只能運用間接資料，點到爲止。不過他能把東方史列在第一部，而且確認希臘羅馬文明乃受東方之影響，一反西方傳統學者的觀點，已經確有史識而難能可貴了。更有進者，西方人寫東方歷史，尤其是關於我們中國部分，多是一知半解，亂下評語，說得愈多，往往錯誤也愈多。杜蘭此書寫我們中國部分，尙屬客觀，尤屬難得。好在我們翻譯此書，重點在介紹西方文化於中國，而不是要自我陶醉於過

去的本國輝煌歷史中，所以對於中國部分的多寡也不必介意。我們就當這部書是西方文明史好了——雖然是世界性的。

由於這是大部頭書，如果照其分卷辦法出書，困難甚多，何況由前述內容觀之，其分卷亦無甚意義，遠不如他原來計劃出五卷時所定名稱之深具意義（見原作者序），所以我們出版時，不擬依照其原有篇幅，亦出十大卷；而是用普通廿五開本，每一大卷分爲三至四冊出書，當然如此一來，名稱亦不能仍其舊（原名亦無多大意義由前述可見）。我們擬將全書稱之爲「世界文明史」，而每一冊則另定名稱，唯編上世界文明史之一、之二、之三……等字樣。換言之，我們是採取叢書方式出版，如此，編校與閱讀均感方便。例如，原著第一卷「我們東方的遺產」，我們則分四冊出書，其書名如下：

世界文明史之一：文明的建立

世界文明史之二：埃及與近東

世界文明史之三：印度與南亞

世界文明史之四：中國與遠東

這種分法的唯一遺憾是爲了遷就歷史單元，以致每冊厚度可能無法一致，不過除了第一冊是導論性質，自成單元稍嫌單薄外，其它各冊也不致相去太遠。全部出齊，我們預估將可達四十本，時間上則計劃在兩年之內完成。

這不僅是一項大工程，而且是件勞民傷財吃力不討好的事，全部費用估計需新臺幣三百萬，我們是完全憑着一股不自量力的勇氣，而擔任翻譯工作的既然絕大部分爲青年朋友，勇氣自不缺乏。不

過，由於內容牽涉太廣，上下古今，包羅萬象，我們雖然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乖謬之處，一定仍然很多，所以我們竭誠歡迎方家學者賜予指正，如果有機會再版，我們一定遵照修訂。嚴格說來，我們這個譯本當然不夠完美，尤其修飾潤色，尚欠功力。不過套一句原作者所引用我們宋朝的一位學者戴侗的話：「欲於待，則書之成未有日也」。同時，如果「有」比「無」總是為佳乃為一真理的話，則我們也覺得譯出來總比不譯出來為好。雖然如此，但當這第一卷問世之日，我們心情仍很緊張，也很沈重。緊張的是不知其中錯誤究有多少？尤其不知有沒有嚴重而不可原諒的錯誤？沈重的是這只是開始，距離全部出齊還有一段很長而且很艱苦的路程。不過，我們也深深覺得：杜蘭憑一人之力有勇氣花四十年的時間來著這一部書，我們有這樣多青年朋友協助來譯這部書，還有什麼理由叫苦！因此，我們有信心，一定可以完成。

張身華

謹誌

民國六十一年二月

原 序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我就不揣鄙陋的想寫一本世界文明史，現在我總算實現了這一心願的一部分，完成這第一卷。在這有限的篇幅裏，我想盡我心力之能及，把人類文化遺產——如在其原因、特性與成果方面，在發明的進步方面，在經濟組織的變動方面，在政府組織的嚐試方面，在宗教的熱情方面，在倫理與禮儀的盛衰方面，在文學的精華方面，在科學的發展方面，在哲學的智慧方面，以及在藝術的成就方面，都能依時代並用默察方法有一清楚的敘述。不用說我這一企圖是如何的荒唐，也不必說這一觀念是如何不自量力；因為我花了好幾年的工夫，僅僅完成五分之一（譯註：杜蘭原計劃僅出五大卷），而我已明顯的感覺到，只靠一人的心力，只靠一人的有生之年，是無人能夠完成這一工作的。但是，我還是夢想完成此一工作，雖然乖誤之處，所在多有，但是對於那些熱愛哲學的人，可能多少有些用處，因為他們對於事物總想作一全般了解，在時間上，他們想透過歷史去追求遠景、統一與領悟，在空間上，他們又想透過科學去實現這遠景、統一與領悟。

我一直感到，我們一般分類歷史寫作法——如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學史、文學史、科學史、音樂史、藝術史等等——對於人類整體的生活，批判都有欠公正；歷史的寫作，一定要經緯兼

顧，分析與綜論並用；同時，最理想的歷史纂述應設法把每一時代的每一國家的文化、組織、變動與路線等整個錯綜複雜的現象，都加以綜述。然而，知識的積累已將歷史分成無數孤立的專史，像科學就是一例；而且一般拘謹的學者，他們也把自己侷限於一偏之地而不願從任何整體觀點來寫歷史，不管是從整個物質世界着眼，還是從我們人類過去生活着眼，他們都不願如此做。因為論述範圍廣，錯誤的機率也就多，因此，任何人要把他的精力放在歷史綜述上，勢將變成悲劇的箭靶，受到無數專史學者圍攻與抨擊。五千年前，古埃及人 *Pakh-hotep* 就說過：「你應想到，在議會中你可能會受到專家的怎樣攻擊，最笨的人才無所不談。」文明史寫的是全面，對每一方面都難窺全豹，自不免淺薄可笑，因此，它必須承擔每一位理論批評家不客氣的指摘。像哲學一樣，這種冒險是沒有理由求諒於人的，最多博得個愚勇之名而已；但是，我也希望像哲學一樣，這本文明史永遠能誘導出一點進取的精神，使我們能衝進文明史的致命深處。

文明史計劃共出五卷，每卷內容如下：

第一卷：我們東方的遺產：在埃及與近東方面敘到亞歷山大之死為止，在印度、中國與日本方面則寫到目前為止；另加一導論，將文明的性質與條件略加敘述。

第二卷：我們古典的遺產：敘述希臘、羅馬以及在希臘與羅馬統治下的近東文明史。

第三卷：我們中古的遺產：敘述天主教與封建制度下的歐洲、東羅馬帝國的文明，回教與猶太教在亞、非與西班牙的情形，以及意大利文藝復興經過。

第四卷：我們歐洲的遺產：敘述從宗教改革到法國大革命為止的歐洲各國的文化史。

第五卷：我們現代的遺產：敘述由拿破崙即位到目前為止的歐洲史，包括發明與政治，科學與哲學、宗教與倫理、文學與藝術各方面。

我們之所以由東方開始，不是因為亞洲乃我們所熟知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為亞洲的文明形成希臘與羅馬文化的背景與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卻誤以為希臘與羅馬文化乃是現代文明之源。當我們獲知大多數重要的發明、經濟與政治組織、科學與文學、哲學與宗教、都是來自埃及及東方時，我們定會驚訝不置。當此時——即當歐洲文明優勢迅速結束時，當亞洲復甦日漸擴大時，以及二十世紀的主題似乎注定是東西方之間捲入全面衝突時——我們傳統歷史之本位主義，敘史必始自希臘，把亞洲也歸入此一線之內，不僅是學術上的謬誤，而且也可說是前途與智慧的致命敗筆。末來要面對太平洋，能如此，才能由那一地區而對歷史獲得理解。

但是一個西方學者怎樣對從不理解的東方而求得理解的呢？我是花了八年時間的研究並至該地旅行才僅僅獲得這一點知識而著成本書，而這也不過是多一點證據而已——因為對一個西方學者而言，即使耗盡畢生精力來鑽研東方微妙的特性與奧秘的學問，也是不夠的。因此，本書中的每一章或每一節，都可能冒犯了東方文明而使熱愛東方文明並對東方文明獲有秘傳的人士為之驚愕。例如：在論耶和華（Yahveh）的那幾頁中，恐將需要請猶太正教徒用他古老的全部容忍德性來加以曲諒；關於印度哲學部分，對形上學的印度教士言，恐也將悲嘆一知半解，亂寫一通；關於遠東部分，中國與日本的賢哲之士可能要縱聲大笑，譏我在豐富的遠東文學與思想寶藏中，卻選這一點東西，實在是短而無當。在論猶太的一章中，有些乖誤已承哈佛大學伍爾夫遜教授（Harry Wolfson）予以改正；

波士頓美術學院的庫麻亞博士 (Dr. Ananda Coomaraswamy)，對印度部份，也費了不少心機，給予校訂，不過對於結論部分如仍有任何錯誤，則全由我負責，與庫博士無涉；華盛頓大學著名的東方學者苟文教授 (H. H. Gowen)，他的東方知識似乎是取之不盡，對於中國與日本的那幾章，也校正了不少無可原諒的錯誤；蘇柯爾斯基先生 (Mr. George Sokolsky) 對於遠東現代史部分，用他第一手的資料，也給以不少指正。雖然如此，錯誤一定仍很多，如果專家學者以及讀者對於本書有任何進一步的校正，請予公開指教，以便本書再版時有加以改正的機會。不過，一個對著作深感厭倦的作者，都可能對十三世紀一位中國學者戴侗的話表示同感，他在「六書故」一書中有這樣幾句話：「假如我等到完美無疵再出書，則我這本書恐將永無完成之日。」(原文為「欲於待，則書之成未有日也」。)

因為這些傳聞時代的歷史，所論乃遙遠的事物，只有世界公民對此才有興趣，因此，這種昂貴的書是不易普遍流行的，故這一套書的出版，可能由於經濟上的原因而延緩出版時間。但是，假如這種綜論式的歷史工作受到歡迎，則又可能使其工作不致中斷，則第二部在一九四〇年秋就可望問世，而其餘各部，只要財力許可，其後每隔五年也可陸續出版。如果每卷都能如期出版，則沒有什麼事會使我比這更感到輕鬆愉快的了。只要時間與環境許可，我將盡快的進行，我希望和我同時代的人能有幾個願意和我一起學習到老，我也希望這一套書能有助於我們的孩子，使他們之中有幾個能領會並且能享受到他們承繼的無盡寶藏之樂。

杜蘭 (Will Durant)

一九三五年三月於紐約大尼克城

原作者簡介

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美國麻州北亞當姆 (North Adams) 人，生於一八八五年，他先在北亞當姆和紐澤西州基爾尼 (Kearny) 天主教教區學校接受小學教育，後來在紐澤西吉爾斯城 (Jersey) 聖彼得學院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受高等教育。一九〇七年，他曾在紐約新聞 (Journal) 做一個夏季的實習記者；但是他發覺此一工作太活動，與他的性情不合，故他自願去做一名教員，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一年他在紐澤西南奧爾良散頓海 (Seton Hall) 學院教過拉丁文、法文、英文以及幾何。一九〇九年，他曾進入該地一所神學研究所研究，但於一九一一年又自動退學，其理由他在他的一本名叫「轉變」的書中有所說明。離開靜謐的神學院後，他到紐約，却走進最急進派圈子裡，於一九一一到一三年，他成爲佛利爾 (Ferrer) 中學的一名教師，這所學校是在自由主義的教育原則下從事二項實驗的。一九一二年，他在佛理曼 (Alden Freeman) 的支助下到歐洲旅行，佛氏原爲他的好友，對他多所幫助。一九一三年，他回到佛利爾中學與他的一位學生墮入情網，辭職後與她結婚。其後，他花四年時間，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去追隨毛根和蓋爾金 (Morgan and Calkins) 兩氏專攻生物學，並在伍伯利和杜威 (Woodbridge and Dewey) 兩氏的指導下專攻哲學。一九一七年，

在哥大獲博士學位，並在該校教授哲學一年。從一九一四年起，他就在紐約第二大道第十四街的一家長老會教堂演講哲學史與文學史，每兩週一次，繼續了十四年，亦即開始爲他哲學史與文明史兩部書作準備；因爲他的聽衆大部分是工人與婦女，他們要求能有全面的了解，對於當代的重要問題與整個歷史有關者也想明白，一九二一年，他創辦一所勞工學校，後來這所學校變成近代成人教育辦得最成功的一所學校。一九二六年，他出版哲學史，出乎意料的成功，因此他乃從教職退休，專門從事文明史的著述。除了偶然寫點論文外，杜蘭及其夫人幾乎全部時間都花在文明史的著述上，每日工作八到十四小時。爲了收集資料，一九二七年，他又到歐洲旅行；一九三〇年他爲研究埃及、近東、印度、中國、日本曾環球一週；一九三二年，他再度環球旅行，到日本、中國東北、西北利亞、蘇俄與波蘭等地。這幾次旅行爲文明史的第一部我們東方的傳統提供了背景知識。一九三九年，他完成第二部希臘的生活，一九四八年爲完成第三部凱撒與基督，他又曾幾次到歐洲。一九四八年，他花六個月的時間到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埃及和歐洲訪問，而於一九五〇年完成信仰的時代。一九五一年，他和夫人到意大利，爲第五部文藝復興找材料；一九五四年他又到意大利、瑞士、德國、法國、英國旅行爲第六部宗教改革準備。

杜蘭夫人參與工作愈來愈重要，由事務處理而至實質貢獻，故於一九六一年第七部理性開始的時代出版時，夫婦兩人名字乃同時列於書面。艾麗兒 (Ariel) 第一次出現在杜蘭的書中，是一九二七年的「轉變」和一九二九年的「哲學之宮」，後者現在又改爲「哲學之樂」再版。

到第十部盧騷與法國大革命出版時，杜蘭夫婦爲此文明史已耗去了四十年以上的光陰。

埃及與近東

這是杜蘭文昭文的第一大卷第二部分：埃及與近東。

威爾杜蘭的作品，我國學界並不陌生，例如他的一本「哲學史話」，在我國即擁有大量的讀者，但是「哲學史話」如與「文明史話」，我們譯為「世界文明史」相比，真可說是小巫見大巫。因後者計有十六開本十大卷，全書超過一千萬言。第一卷出版於一九三五年，第十卷出版於一九六八年。據杜蘭自己說，第一卷是花了八年時間才寫成的，換言之，全書完成，作者共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堪稱是史學上最偉大的鉅構。

原著第一卷名為「我們東方的遺產」。我們則分成四冊出版譯本，因為各成一元，所以並無割裂之虞。如此分冊出版，不僅印製容易，而且購買者也可隨其興趣，或合買，或買某一冊，悉由尊便。